



香港长篇纪实

香港大哥大

一代枭豪吴锡豪

● 梁潜 著



111
L46
186

香 港 大 哥 大

——一代泉豪吴锡豪

梁潜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桂镇教

封面设计:刘大刚

香港大哥大

梁 潜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第八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0.75 22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99-087-5/I·8

印数:1-7100 册 定价:8.20 元

目 录

- 香港大哥大 (1)
——一代枭豪吴锡豪
- 赌神 (211)

香港大哥大

——一代枭豪吴锡豪

楔 子

一九九一年四月，一直为“赌片”和“无厘头（无来由）片”所占据的香港影市，忽然爆出一部人物传记片《跛豪》，连续在港九各大院线上画五十多天，票房收入直逼四千万港元，在影圈中和观众里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影片落画之后，统计核算，《跛豪》一片的总票房收入，仅次于九〇年创下香港最高票房纪录的影片《赌圣》，为近年淡风劲吹的香港影市注射了一股强心剂。

《跛豪》一片，本来只属于中低成本的制作，担纲主演的演员吕良伟，也并非当红小生，仅属二三线的小演员。吕良伟原来只是演电视的，他过往最辉煌的表演业迹，是在八一年的电视连续剧《上海滩》及其续集中出演第二男主角丁力（第一男主角为周润发出演的许文强），此后在影视圈浮沉多年，星运一直不佳。九〇年，他由香港电影制片人麦当雄再次“挖掘”，让他主演《跛豪》一片中的男主角吴锡豪。由于该片改编自香港七十年代初一宗轰动一时的特大贩毒案，案中主脑人物就是香港前大毒枭吴锡豪，本地许多上四十岁的人对此案件尚记忆犹新，而吴锡豪本人现正在香港赤柱监狱服刑，为求神似和形似，吕良伟大嚼猪牛扒和巧克力，在短短之几个月内，增加体重十多磅，并甘心隐没于繁喧都市，在摄影棚和外境地中“打磨”了大

半年，到影片上映，果然便一洗身上的戾气，一跃而晋身于电影天皇巨星之列。

行家和影评人都认为，《跛豪》一片固然令吕良伟“咸鱼翻生”，扬眉吐气，但其真正的意义还在于该片打破了港产片多年积聚的条条框框，亦则跟风和抄袭的陋习，为沉闷的香港影市开拓了新的片种。制片人麦当雄功不可没。

由于影片所涉及内容的尖锐性，加上该片的传主吴锡豪是信奉天主教的，因而该片在拍摄期间一直采取低调的手法，并没有大肆宣传。及至影片推出之后，许多人还不知道影片的来路。但好酒不怕巷子深，该片一上映，便赢得好评如潮，几乎场场爆满。有些细心的观众，还发现该片片头有两行字幕：向吴锡豪先生致歉！

怪不得！原来《跛豪》一片在上映之前，一直未得影片传主吴锡豪以他个人经历为蓝本改编成电影的事情作出首肯，如果吴锡豪按照香港法制向法庭申请禁制令，影片的拍摄工作便会前功尽弃！麦当雄先生可谓走了一着“险棋”！

其时，也恰好有报章透露，当年被裁定多项串谋贩毒罪名成立，被判刑期三十年的吴锡豪，由于在狱中有悔过的表现，并于九〇年首次向港督请禀求情，要求减刑，结果港督在审核了惩教署的报告及服刑期间吴锡豪曾两次出庭做证人的纪录后，回复，可判减刑四年半。原本按扣除假期计算，被判三十年徒刑的吴锡豪可在九五年三月六日刑满出狱，在获减刑四年半之后，便可在九一年九月、十二月或明年的三月出狱（分别按监狱署扣除获减刑四年半

的假期程度确定)。吴锡豪，这个曾经因为黑帮火拼而被打跛一只脚的绰号“跛豪”的前度大毒枭，在获知减刑申请得到批准之后，十分高兴，当即向外间表示，在获得宽赦后，他将利用余生宣扬佛法，并尽力协助香港政府教育市民吸毒有害云云。

由前度大毒枭现身说法进行反吸毒运动，当是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的。同时，也证明了，一个人如何十恶不赦，如经过教育，也还是可以向善的。

这一下，应了天时地利人和，《跛豪》一片自然便大收特收了。

跛豪——吴锡豪，这个六十年代从广东汕头偷渡来香港的一文不名的流氓无产者，在六九年至七四年间贩毒四十吨，从而发迹，积聚了十亿家财，创造了一个神话故事的前度大毒枭，也籍此被推上前阶，再度成为焦点人物。

跛豪！

1. 汕头仔闯香港，尝尽人穷志短

一九六二年。

经历过违反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肆无忌惮的反右反“左”运动及三年重大自然灾害的灾难深重的大陆，在南方，靠近英帝国殖民地香港新界的广东保安县边境地带，掀起了一股规模不大不小的逃亡潮。

家乡里的人食米糠、嚼草根，还精力旺盛地你斗我，我斗你，人心变作兽性，没指望了；留下来的日子不好过，走出去的日子吉凶未卜，但总还有一线的希望。走吧，跨越

边境线，去寻找另一方的乐土！

铁丝网何惧！狼犬何惧！枪弹何惧！难抵我心灵的疲惫和饥肠辘辘！

走一个算一个！

逃亡的人潮中，除极个别是因政治因素不得不走之外，绝大部分都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经济难民”的内地城乡居民、农民。

有一部分人被解放军拦截住了，有一部分人成功地越过了边境线。

然而，那些成功地越过边境线的人们很快就发现，彼方也并非乐土！

面对中国大陆大批涌进香港的人潮，港英当局收留难，不收留也难。根据香港在沦为英国殖民地时与清政府签署的条约，港英当局是不得拒绝来自中国广东省的移民的。一直以来，除中国方面在居民出入境作过一些有限度的规定之外，港英当局的大门是敞开的。

内地逃亡潮兴起之时，香港的经济状况仍处于停滞的阶段。除少部分富人外，广大的劳工阶层的生活水平并不高。一下子要容纳那么多从内地携老扶幼爬山涉水而来的人群，对港英当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批内地涌来的人群后来成了香港的廉价劳工，带动了香港经济的高速腾飞，功不可没，但在当时，还没有谁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笔不可或缺的财富）。

于是，这批逃亡来的人群，在踏足异地之始，就真正成为了一批贱民！

在香港九龙塘一处专门用来拘禁和殷别这批贱民的拘留所里，吴锡豪和他的三个同乡，因为没有人事担保，已经在汗味馊味屎味尿味充塞的一间黑房子里被囚禁了两天一夜了。

这种采光和空气调节极差的黑房子，香港人称之为“花厅”。

吴锡豪和他的三个同乡林文耀、郭大昌、郭细昌是大前天晚上坐舢板从汕头那边偷渡过来的。他们整个行程颇为顺利。上岸之后，也没有遭遇港英当局的“囑咖兵”（尼泊尔籍雇佣兵）和警察的拦阻。是他们自己听人说了到香港之后街上会有大米分发，便一路寻来，走到半途，瞅见一小队巡逻的警察，林文耀上前问询哪里有米派发，那队警察的一个队目打量了他们一眼，说了一句：

“你们随着来吧！”

吴锡豪几个人不知就是，还真跟着去了。去了便被人送入“花厅”接受所谓的殷别，喊上当已经迟了。

原本以为殷别只是一道例行的手续，谁知这不过是人家敲诈勒索的一种籍口。六二年的香港警界乌烟瘴气，有许多的害群之马要借内地的逃亡潮发一笔不义之财。

被关押了两天，吴锡豪眼见同囚室的许多身上有几件金器成者一小叠港币的难友一批批获得释放，而他们几个大眼望小眼，一副欲把牢底坐穿的架势，便忍不住破口大骂香港警察的贪赃枉法，郭大昌忙用手掩他的嘴，小声劝慰说：

“算了，天下乌鸦一般黑。你骂街，让他们听见，还不

有意整治你!”

“我已落到如此境况，还怕他们？让他们头儿来，我要和他讲道理。不是香港警察就可以横行无忌！”吴锡豪拍开郭大昌的手，骂了一句粗口。

其时的吴锡豪，刚三十出头，血气方刚，身板也结实，顶天立地的一条汉子。他吵嚷的目的，其实是想引人注意。他是四个乡党中的首领。

立刻，便有一个警察打开了铁栏，进来提人。

“刚才谁说要见头儿？”

“我！”

“嗯，有种。我成全你，你出来！”

警察面露阴霾，郭大昌怕吴锡豪出去吃亏，忙推了他一把，抢前一步，“扑通”一声半跪于地，向那个警察求情说。

“警察先生，我这个兄弟性子燥，你大人有大量，饶恕他一次吧！”

那警察还未反应过来，郭大昌忽然又跃起，从衣袋里掏出一卷什么，手急眼快地塞往对方的手里。

那警察随即瞄了他一眼，又掂量了一下手中的馈赠，顿了顿，口气缓和下来了：

“哪，就你，你跟我出来！”

他的意思是准备先替郭大昌办理殷别的手续。郭大昌一下愣了，回头望吴锡豪。吴锡豪有点烦躁地说：

“那你先出去。”

“你……”

“不用理我。还有细昌、文耀，你们身上藏着什么，都拿出来！”

他们逃亡之前，都让家里人倾其所有，准备了一些盘缠。只有吴锡豪在走之前还被村里的一个民兵营长公报私仇关在大队部里，逃亡时甚至来不及和家里人见一面。

林文耀和郭细昌所带的盘缠，都是些金银器，如戒子、耳环之类。也不多，加起来大概有四五钱，在当时值二三千港币。吴锡豪让他们先走，他们也都没扭捏，贿赂了那些警察之后，便和吴锡豪道别：

“阿豪，你先忍着点，我们出去后，一定不会抛下你不管的。”

“得了，我死不了！”

“花厅”里只剩下吴锡豪一个人时，也曾被警察提审了一次，结果他出言不逊，被几个警察拿手拿脚打了一顿，又被送了回来，之后就再没人理会他了。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吴锡豪的案子还没有着落，先出去的郭氏兄弟和林文耀都急疯了。他们整天赖在关禁吴锡豪的警署门口，见神就拜，哀告那些警察网开一面将吴锡豪放出来。

不就是几钱金子么！

可警署有人发话，吴锡豪送来的金子他们不敢要，只要吴锡豪爬在地上学狗吠叫之声，他们才饶他。

原来是双方的脾气都上来了。

“这个阿豪，也真是犯傻！什么事情，你出来再说吧！”林文耀头皮发怵，他也不知该拿吴锡豪如何了。

在乡下时，吴锡豪的牛脾气就已经是出名的了。且他就认死理。几个乡党，都熟知他这个性格。只好又死皮赖脸地做疏通的工作，尽力让吴锡豪在花厅少受一点皮肉之苦。

大家都明白，这事谁都奈何不了谁。

吴锡豪的身份，不外就是一名难民。他嘴硬，就让他多坐几天的花厅。直训他求饶为止。从来只有警察说一不二，那来的一名贱民公然藐视他们的权威。

吴锡豪自然不会讨饶。他在花厅里是有米饭供应的，香港的警察尽管贪赃枉法，但要饿人家的饭还不敢，他便吃完了就睡，睡醒了就骂，和警察打起了擂台。

终于，九龙塘的警署花厅中有一名桀骜不驯的汕头仔的事情让北区一名三柴的华人警官李祥光知道了。李警官正好也是汕头人。九龙塘的警署本不在他的辖区之内，但他听说有这么一名乡党，有一天便顺道过来看看。他一来，刚好便让林文耀几个揪住了。

大家都是汕头人，打救打救吧！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李警官果然便动了测隐之心，转而代林文耀他们向九龙塘的警察求情，对方正拿吴锡豪没办法，便干脆卖了一个顺水人情给他。

“这汕头仔的事，我们不管了。”

李警官拿了钥匙，便来花厅释放吴锡豪。谁知吴锡豪眼角都不瞄他一眼，双手抱膝懒懒地说：

“你们喜欢关就关，喜欢放就放，你大爷我若都依了，岂不是丢尽了脸皮？”

李警官一听这话，不禁又好气又好笑，用汕头方言说道：

“后生仔，你别有风驶尽里，你要是真不想出去，那我就走了。”

吴锡豪这才回过神来，忙站起身不迭声地说：

“原来是乡里，你放我，我出去，我出去！”

外面一班人接着，吴锡豪在得知是李祥光为他求了情之后，便一拍李祥光的肩膀说：

“多谢多谢！跟我们吃饭去，我要好好请你一顿！”

“免了，你本来就没犯事，我放你也是应该的。”李祥光不动声色地说。

“你嫌弃我们刚从上边过来？”

“不是。”

“嫌我们穷，请不起你？”

“别乱猜测。我还在当班，公务在身，告辞了。”

“哪，后会有期！”

李警官走了之后，林文耀便扯了吴锡豪一把说：

“阿豪，还幸李警官不应承，不然吃罢饭，我们都没钱结帐单呢。”

“这个，我知道。看我们没钱，李警官他会去结的，怕什么。”

“你别下巴轻轻，你怎知道李警官会替我们结帐单？”

“傻瓜，这想也想到了嘛。我们初来香港，李警官还未尽地主之谊？”

“……”

吴锡豪大大咧咧的样子，很给人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但当时他们刚逃亡香港，惊甫未定，且人生路不熟，因而吴锡豪的盲目乐观起到了一种稳定人心的作用。他是这班乡党的核心，不能露出自己的胆怯。他要带领他们闯荡出一番新世界。

2. 潮汕人乡亲情浓，百打不散

九龙城砦一间早年被废置现辟为善堂的旧祠堂，郭大昌、郭细昌兄弟俩鬼鬼祟祟地蹲靠在门口的石阶上，嘴里叼着一根烟，向路过的行人招呼道：

这位先生，还有那位大姑，入边有野睇（里面有东西看），咪走鸡（别走宝），凑兴进去瞧瞧啦！”

行人诧异，便驻足掂起脚尖向祠堂里面探头张望，果然见到祠堂中灯红火绿，人声鼎沸，一帮人正团团围着在干什么。

“睇到野了吧（看到东西了吧）？”郭氏兄弟又将身子凑过来。

“里面的人究竟在干什么？”

“这一味东西包你们香港过去未有。”

“你们香港？你们是……”

“我的意思，是我们香港过去没有，现在有了。”

“什么？”

“斗鸡！”

“斗鸡？——嘍，斗鸡算什么新玩意，现在没有，是因为早就不流行了。”

“现在又流行了。进去瞧瞧吧。反正不收钱，有你们便宜！”

郭氏兄弟鼓动如簧之舌，连消带打把一些意志并不坚定的行人推进了祠堂里。

祠堂里是另一番景象：

大堂里的一块空地中央，被人用几张桌子简单地围了一个圈子。圈子的上头，是一盏点火油的汽灯，映照着圈子外的二三十张被刺激得扭曲不已但都写着贪婪两字的脸孔。圈子里头，则是两只一红一黑颈部的毛羽被拔个精光的大公鸡，那血红的鸡冠一颤一颤地在灯影之下显得特别耀眼。

一场角斗正刚刚开始，只见穿红挂绿打扮得形如小丑的吴锡豪，微微弯下高大的身躯，将一个用绒线穿着挂在脖子上的哨子塞入嘴上，“——咭”的一声哨响，那只刚从助手林文耀怀抱贴身下地的红公鸡，随即张开双翅，长鸣一声，在泥地上跳跃了一下，大有天下英雄舍我其谁之概。据说，这只大红公鸡在头几天的角逐中一直充任擂主，无鸡能撼它一个城池，因而便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了。而今晚与它配对角斗的那只黑公鸡，因为是初次上阵，也有点“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气魄，红纠纠、气昂昂，摆出一副迎战的架势。

“冲上去，咬，啄它！”围观的人一阵骚动，气氛一下被挑起来了。

却在这时，充当裁判的吴锡豪向林文耀点点，林文耀一下抢前，将两只就要相扑在一起嘶杀的公鸡一手抱起一